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書簡

與林諭德亨大書

奉別後以三月七日抵青縣由滹沱北上至河間謁辭先壟親故朋友爭欲買田築室留居第先人丘墓在江南固辭而行十五日抵滄州會妹壻守禦趙瑛千户尾舟送至新橋因其入京之便專此布達知年兄必懸懸

於不肖者廉伯世賢二先生不及另書同此申意餘多不敢通問也趙千戸謹飭好學進見之際乞垂教念凡百得時加青目尤荷推愛

簡趙郎中夢麟

南歸道京口甚欲一見不意有金陵之行嘗一造問令郎輩無一人在悵怏不已縣侯寓公請登焦山訪甘露歸過海岳庵遺墟歸然知所謂愛山之亭者必在其下思與吾夢麟共舉一觴盡林壑之勝不可得也愛山亭

卷無興不能執筆攜歸山中俟他日寄上或可訂杖藜訪君之約舟行匆匆不盡所欲言幸心照

簡丹徒王尹公濟

南歸五日前行李匆匆之甚尚為西山一行往返得詩十首因閱舊稿録上公濟契兄使知僕平日之迂以緩為急至於如此又聞公濟亦曾往遊如有所得不吝寫示以增野人臥遊之興何如

簡錢宗甫御醫

南歸欲得一見不意往謁第君必有所遇且有所聞也在潞河逆旅嘗為人題老子出關圖因輒書以識留别之意侯人言稍静當黄冠野服命棹訪君以叩所欲聞者餘不一一

簡錫山致政秦方伯廷韶

南歸計獲奉晤言以叙間闊不意自潞河與世賞庶子相失沿途相尾不能復合心旌懸懸夜至錫山得聞榮尹言世賞在姑蘇相候甚久方欲去之以是即放舟行

不得相聞無任怏悒至姑蘇而世賞訪友常熟未歸坐是又中悔不艤舟錫山一叙為憾浮生離合不可預料如此為進士來知雅意勤惓因其行附此奉謝倘與吟社諸君子各得珠玉一篇為林壑之光順附之來蓬熜奉誦即如接丰采聽餘論何快如之拙作两紙附上求教餘不一一

與姑蘇沈啓南書

累年闊别甚欲一見以寫所懐不意舟次吳門匆匆竟

不得一面人生離合不偶如此聞是日到舟值將令君在坐而去不勝悵然繼聞君謙儀曹誦左右見贈佳作有人從今日去雨到幾時晴之句亦甚欲請書為行李之重不可得也過吳江得一絶寄上未審達否今重録去蓋數年來欲求大筆一二紙增輝蓬壁因循迨今今蒙恩被放南歸分為世棄雖有登臨之興又恐側目者未已累及溪山意惟閉門却掃修身補過為宜然溪山之樂不可孤也敢輒以請於左右倘肯垂意不惜一揮

手之勞使走不出戸而得大觀時加觴詠以了餘生則先生之恵大矣絹一疋可備四段謹託汪廷器鄉兄寄上外粗幣兩端墨一觔著草一束少伸遠意深愧不腆幸目入餘帷保圖以慰林壑不具

與司馬侍御通伯書

自會宣溪即聞登臨倡和之盛恨不及一與其間分半席以傾倒丘壑之懐而篇劄所至絶不見及頗以為訝至嘉興始得掛名簡末乃知髙明終不忘故人非淺淺

者可識前此嘗有兩劉亦頗自識其獨遊之興未審達否然其間又或為故人所迫有覼縷於行臺知髙明者必能亮之非塵外人喜事至此稽山鑑水之約獨與宣溪又不知如僕者可入社否否亦當命棹裹糧以從計不見拒但閣下方以憂時澤物為志又屢有大論建於朝士望彌重恐不能遂所圖耳舟行匆匆殊不盡所欲言行部之暇咳唾之餘製作當益盛能輟一二見惠望外之幸也與君謙雨中遊靈巖三詩附上

與李尚寶士欽書

奉别以來不覺兩月餘途次遇北上者多值醉中不得具書報謝此心未始不在左右伏念區區妄庸分為世所共惡啓行之日蔵蹤斂跡思與篙師水工為伍不識故人何以得知沿途相候勢不能掩至河間幾為親故所留且為畫買田築室之計固辭而南自淮渡江日有登臨之樂迤邐不絶至姑蘇始與世賞相見候者益衆留五日乘夜解舟而逸追者直過黄岡涇五月二日抵

錢塘次日遇吳推府北行自云南陽故人因便附此錢塘諸公方為訂遊賞之約力阻江上之舟行期尚不知在何日然每遇舟中稍閒即編古攟續集續已成卷但欠一録到家隨即附上幸恕稽遲老母及瑩姬壎子癡安好與堂居無異六姊自離乳母益壯不勞念及凡京中故舊多不敢通書亮不為簡凌老先生暨舍妹夫婦趙老先生及良度昆仲向此拜意

與嚴州李太守愱書

承委重勘釣臺集幷索題跋到家匆匆未能奉復近稍凉始克為之謹以諸書參訂舊本就加補綴使便於刋者其節目畧具於後幸依此一一增損補足雖未免有挂漏之失然亦自可觀矣若早晩刋補訖工望多印數本見惠仍先發一本送提學鄭憲副先生處看過盖渠亦嘗以此見託也計舊板廢者增者不過四十葉用工不多倘一時憚於改作乞仍發還所勘本此間搜獵亦大費力别無副本故也相去益遠未有奉晤之期惟心

照
淳安志有錢融堂先生墓表乃元縣尉鄭君千齡所作鄭君敝鄉老儒此文甚有發揮惜其為人删節不全敢煩一訪録寄幸甚又此志武庫吳公所編其家或有完本倘一詢之亦庶幾有獲爾

簡致政于府尹景瞻

林下之人能念林下之人禮意勤惓近所未有奉别後晚至富陽恍然如有所失初僕南歸甚欲斂跡以避側

目者之下石不謂沿途故人私愛有加於前第觴詠之間不無傾倒太甚臨别丁寧保重之言謹佩服矣倘見相知有語及者幸道僕感恩思過之意庶獲從執事者少全耕釣之樂於丘壑之間以畢餘生也拙詩數章附上求教

答姑蘇劉振之簡

鄉人自吳中回得手書往作披誦之際如見故人接談笑是日幷得石田詩及書畫山房寂寥忽爾增重入夜

秋聲滿竹樹間疑助予之喜躍吟諷何其快哉閒欲至山鄉挹紫陽之秀斟練溪之清尋盟樵漁以發豪思但獎鄉所産不過斑筍紫菱石雞沙鱉之流不能與吳品角萬一恐無以供大嚼爲愧耳吟屐果來當拏小舟下桐江泊釣臺以俟

簡李尚實士欽論古穰續集

蒙以先集續編見委十餘年雖坐賤冗之故其實則年與智衰學不加進不敢當李漢之責而督促之勤又不

敢控辭以取遲玩之罪自奉別以來舟中稍閒便加葺理直抵家山雖人事倥偬日不暇給然此心此力未始一刻忽忘之也因唐侍御入京託轉寄上不意渠以親老行遲故付舍姪寬舉人納上凡所編彙之意詳具於後

一今編次為二十卷其紙板多寡不勻蓋以續集為名示當有復增之意且附録中及制誥文字之類亦不當取足於此名門積慶簪紱相承賢昆玉名

位進進未已恐此所存板數尚不能盡耳此區區意也

一當時所作行狀多據年譜近細閱之絶不可意因重整過其間增損頗嘗用意蓋古人作名臣狀志書大畧小俱有義例僕雖淺陋竊欲效之故於此用工月餘自謂平生止作得此一篇文字欲求知於九京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一家集所載文字雖多其可傳者恐不出此古人文

字不直以多為勝今訂去者幸毋再增

一附録制誥等項文字皆書名示尊君也

一參議憲使誥勅亦入附録中以在家譜後故也

一今集中有欠書年月及此間無所考者幸一一查補

一先祖碑文中世系欠明亦重整一板在後若刻入雜録時幸挈一刋實欲借重名世之文託以不朽千萬挂意

與尚書瓊山丘公

自奉别以來遠托雲庇粗安耕鑿之餘温習舊業東坡謂如原是嶺南士人者况生當桑梓之鄉奉菽水之懽其感仰聖恩非言可罄惟夜禮紫垣以祝萬壽少竭畎畝之衷耳通貴往來自敝鄉者皆不敢通書恐不足者轉相疑忌是以長者之前久缺起居計仁人汪度必加亮察因劉掌教有斯文之好輙此貢誠生敝居在都城者已獲售矣目下亦將遣人入京取價為糊口之資别

當奉狀惟為道珍重以副後學之望

與建陽朱博士簡

一别許時殊不知動履何似族姪得志來知時有過從之益甚慰因便附此引帨向聞文公先生有廷試策尚在倘録一本見寄用資後學寡陋為惠大矣山中乏物侑緘墨二笏聊奉文府之需會晤未期幸為道自愛

與楊儀曹君謙書

奉别以來託庇粗安第初至家人事擾擾絶不得溫習

舊業以畢所欲為者殊愧故人擬今歲築室山中約同志一二人相與討論庶可得尔比日想文候佳勝著述之功益有次第可喜恨道遠不得面叩所欲言者因族姪文傑去便草草布悃向託録胡子知言千萬付來用慰渴想如未借録文傑頗亦知書且往松江生理就付一簡與之俾徑詣藏書者得録一本亦大幸也弔伐録二冊奉上用備金小史采録餘書録多未完續當寄奉碁二匣㑥絨秋色向深惟為道自愛

與南京禮部尚書華容黎公太樸書

僕不佞從先生之後二十餘年衆惡交歸分當竄殛荷天子至仁元老舊愛得生還故鄉奉老母以居感恩撫躬省循而已奚足為道惟是舊俸在部中者尚百五十餘石皆誤恩以養不才者謹令家人程安賫俸帖上請惟先生終惠之贍及老稚為幸大矣天氣漸暄仰冀為斯文保重不具

與金希傑汪朝直簡

昨承召壻子壻姪預飲食之列即令趨赴執事長者之側以聽教不謂置之上坐俾與賓客相抗此何禮也忽忝梓之恭增其驕蹇不遜之習豈愛人以德之意病中待之無任慚悔為此專書請過仍希宣謝在席諸君子使知僕之不敢自安者將圖自艾於後來以贖此失教之罪也千萬亮察

與張贊善廷祥書

不才之人世所共棄先生獨惓惓賜慰若以為可教者

此豈有所左右而然哉第僕行毀業荒不足上副與進之意然溫習舊學以畢餘生以求無愧者亦不敢不自勉也涂司訓來承手書示及拜受感感聞有歸志亦欲一至槩鄉謁紫陽夫子祠倘有先聞即當挐舟下桐江奉迎從者比日想南都事竣入覲已久幸為道自愛

答林諭德亨大書

自抵山鄉去國不啻五千里之遠半歲之間三辱手教不審職務匆劇之時情意諄複乃至於此披誦再三愧

感交集況山間日久漁租田課之外耳無聞目無見屢獲新聞知聖政日新此身儼然如在虞周之野恨不能為康衢之謡豳風之詩以仰答漸被之化惟北向加額而已鏡川少宰及鼎儀奉常汝賢院長相繼淪謝何吾黨不幸若此然伯常亞卿及廷言司成廷綱副憲以次柄用又不能不為吾道私慶第孤露之餘一向不敢通書京師三先生之前欲致遠悃每作復止意平生故人必不以此相責廷祥先生有書見及聞欲取道新安日

候山中未得眞耗久之乃知抵家一日即旋斾北上矣不獲請益無任悵然賡之曰川尚矩三先生亦蒙記憶總乞便中藉聲致謝慼慼僕今秋築室南山菽水之餘温習舊業甚樂第不幸抱殤女之戚豈天亦以僕之惡致罰未厭而然邪大器年兄在奬府未期治才惠政近世所未有不意遽去大失一郡之望嘗以四詩奉餞計必上徹尊視矣新歳倥傯草草上覆惟為道自愛以慰斯文不宣

與成都太守汪親家文燦書

伏自奉别都城不覺四五年矣聖皇御極庶政維新進縉郡符少愜士望然又當歲荒民瘼極甚之時規措有方活民無算薦章交達傳聞四方知正人君子隨所至而有益於人國如此矧在桑梓知愛之末且託有同榜交承之契歆羨企慕當如何哉然區區所望於閣下者勳名德業又未敢取足於此也不揣非分思以小兒壎締好門下嘗託廷訊貢士昆仲致聲左右久未有聞焉

詎意不才職守無狀上勤臺議衆惡交歸荷蒙夫恩不加竄殛得奉老母生還故山而向平婚嫁之累不可逭也再託于文遠戶候懇於使府始知仁人不棄賜以諾書又承三位令弟隱君特頒庚帖奉還獎止歡動寒宗成數百年兩姓世好雖緣幸會實出天成感激之深引領西望而已因文明通守鄉兄行便冐昧貢書陳謝萬一惟時中秋仰祈保嗇以迓多福不勝悚慄之至

與縣令辭鄉飲書

辱承寵招俾就鄉飲之列深感盛意重惟鄉飲之禮所以尊高年敬有德示風勸於一鄉自古聖王莫不重之而國朝尤重賢大夫奉行者所當謹也僕職守無狀行毀業荒不得比於貴軍之將與為人後之子蒙主上大恩不加竄殛但使歸耕故山修身補過以畢餘生為幸大矣豈可靦顏自置於尊俎之閒溷禮樂之嘉會犯先王之令典以勤鄉評而獲罪於名教哉為是不敢上徇雅命專書控詞惟執事者亮之

與仇訓導東之簡

去京日荷高文見贈林壑之間每與客披誦如見故人不能無停雲之感僕自奉母抵家甚樂但親故鄉族過從無虛日數為酒困投閑得忙又自可笑擬今冬築室山中温習舊業督子輩耕讀以畢餘生他無足道者因張令君行便草草布忱

復莊定山年兄書

僕不佞託有同年之契於左右幾三十年於今矣宦途

碌碌不能以時上起居請教益為罪實深蒙恩放還省循而已鄉人吴以時來承手書佳章見慰適在病中奉誦再三不覺沉痾去體相念之意其何能忘仰惟執事里居以來玩心高明所養益完而守益固每用嚮仰思一造定山聆一言之誨而抱疾連年願莫遂也僕所常居在南山有竹院數間槳鄉友朋若鄭萬里汪進之輩每每相過道執事欲為黄山之遊畢竟何似倘有先聲即當拏舟下桐江或杖策走宛陵相迓使窮鄉後進得

一望大君子之儀刑脫去凡近以進於道先生之賜大矣今歲病愈始能偕和一章同學生汪祚赴試敢此并往臨風悵然無任馳情為道自愛以副斯文嚮愛不宣

復李賓之學士

遠承慰問值大病餘未由裁答衷懷耿耿其般生一書又展轉經歲始獲奉教然諄複之情拜受多矣鄉友汪循上科貢甿實肯用力於學問嘗往拜定山且延祥先生門下士意以未獲晉拜左右為歎託書為先容專此

布之僕病後氣耗髮變日甚一日筆硯都廢亦幸故人心知當有以亮其不恭之咎爾

與謝鳴治祭酒書

僕抱恙經歲近幸獲愈然氣體衰耗未敢任筆劄之勞奉親之餘終日兀坐而已往者印南監諸書多藉尊力所愧者不能讀耳朱子周易本義分十翼者當時不能印得茲因鄉戚邵景高管解去便託寄上帋墨之費乞分付轉印一部付來不勝教愛病中門生輩為刻一書

敢求正於有道千萬亦誨如以為不可當毀其板別圖

長益於晚歲也墨二笏侑緘遠地相望惟為道自重

復焦孟陽舊寅長

不才為故人之玷無可言惟是病體支持度日三好兩

惡妻子亦時抱病所謂簡冊之樂巖壑之趣皆不能辦

范忠宣既斥而瞽渡江幾覆舟乃語家人曰此亦蔡京

所為乎殊可使人發一笑也士敬相顧山中道及尊兄

致意且荷手書誨教諄複披誦再三如接丰采聽緒論

停雲之思不勝黯然惟尊兄平昔抱負過人雖暫蹶而所養益充況有鄉衮何患公論不伸林下鄙人當拭目以俟吾道之行也小書一册侑緘乞痛加删抹别圖請益幸心照不具

復郴邦用太守

蒙恩還山奉親課耕之餘省循而已沈掌教來承惠手書及先聖出處圖奉誦再三教愛之意領受無量非同年契分何以及此因便附問少致謝忱第抱病經歲近

方獲愈尚未敢親筆劄之事子弟代書欠莊乞尊恕不具

與婁克讓方伯書

不才為同年之玷荷天子大恩不加竄殛但俾去歸其鄉奉親課耕之餘省循而已第賦質孱弱疾疢相仍動經歲年幸而苟活髮日益白氣血衰耗有加然溫習舊業求不負其平生將持以見父師於地下者亦不敢不自勉也遠聞正位方伯吾道之行將大有望於執事執

事亦將不得辭使儒者所存稍獲見於世而為斯民之福非大幸歟僕小兒壎結姻於成都太守汪公相望萬里而子女俱長日夜關心不能已已用是敢以書託於執事倘容考績一行因了此願則僕可以遂釋家累畢力於簡冊圖史之間俟閣下功成里居或有摳衣請益之幸而不終為棄人於斯世皆鼎賜也江山阻脩情莫能極惟俯垂鑒念而已小書三冊附上請教不惜痛與指擿尤見教愛也

與歐陽子相侍御書

南歸踰年聞左右昌言於廷大慰士望繼聞有按蜀之行私計桐鄉愛㤅惟深憲節歸時或有便道奉晤之期也既而病中連得手教拳拳故舊之念如挹丰采不覺沉痾去體盖僕自去春抱恙危而獲愈者再三氣血衰耗日甚一日所謂林壑之趣簡册之樂皆不能辦愧負初心無可言者因侍御吳大人行便草此布悃并有一事相告小兒聘成都太守汪公之女年已長成未得畢

姻汪公閒已三載得准給由一行庶克事然此必仗憲臺之力故敢冒昧上瀆感德之私非言可喻病中門生輩刻得二小書附上求教惟心照不宣

復丁玉夫通判

曩奉寄書慰問情意懇欵值在病中不能裁答於心缺然亦不意賤疾至今猶未能出生之不辰無足道者因便附此以伸謝誠且有所瀆貴治玉山在宋有端明學士汪應辰先生最為朱子禮重聞有文集一部乞訪其

家録以見寄用資寡陋此實故人大恵或云汪公鉛山人病中未得詳考子弟代書欠莊乞尊照不具

簡故弋陽黄憲使于

僕平日蒙老先生教愛最厚屏居山中莫聞捐館之期遂失瓣香之敬愧奚多矣乃承致書并茶果見慰故舊之情藹然且以哀詞爲託禮當爲之第久病之餘未能捉筆俟賤疾小愈當勉爲一通少見懐賢悼往不能自已之萬一因令姪囬草草奉覆病中子弟代書欠莊乞

心照不具

與佀大器都憲書

小僕玘回得奉手書如接丰采病中不勝欣慰僕病已脱體尚未敢出也造物乖蹇無足為道嘉定知縣白賓亡姑之子僕之表弟從僕讀書初任大縣才實不堪非得行臺極力惠教必至顛躓為此敢告於記室親臨府官處更得分付一言先免咎責尤為至幸病中已無意世事惟此尚縈懷抱計左右必能亮之維時冬寒乞自

愛以副重望不宣倘有吏賢育民之舉得歸山中一縣與僕稍近且老母得以相聞此又出於望外總乞心照幸甚

簡李宗仁太守

前聞小有貴恙計已平復昨日李秀才來方知其詳恨在病中不得趨問尚祈珍攝以慰赤子之望用藥尤宜斟酌大抵世醫喜溫補之劑僕爲所誤以至於此故敢奉告惟心照不具

復羅明仲舊寅長

久不獲聽教茅塞日甚比者承佳作遠寄病中奉讀無任馳想所不敢愧故人者惟有此心而已因便布此并僭和一章少寄嚮仰之忱尊照萬萬

簡蕭文明同守

僕大病經年近方獲愈氣血衰耗鬚髮日益白奉親課耕之餘無足道者惟停雲之思不能忘顧衡徽相去幾何而音問闊踈若此不能不令人悵惘也白紙十二幅

公暇求一揮之昔人有讀檄而愈頭風觀輞川圖而愈瘧者區區坐是不能不有望於左右會晤無期聊發一笑

簡沈石田

子瑾鄉契過山中知有吳下之行且將躬訪石田輒此上問廷器託請佳製今四年矣豈猶以為俗士不足當無聲之詩邪抑或以為稍有知故非得意者不欲相畀也子瑾將裹糧叩門不識先生何以處之草草布此幸

發一笑

復李宗仁太守書

承手教見示欲於迎春之日罷無益之戲別作二十四孝詩詞俾民歌之足見高明過人遠甚因伏念我太宗皇帝御製孝順事實一書正要四方家傳人誦柰何世遠教弛絶無挂心者若賢侯有意迪民必當以此爲首況兹歲杪多病譾才縱使竭力有作豈能出此但二十四孝人習知之名載事實僅十六人今於事實中別採

八人足之其兩絶句凡平入者為詩仄入者可准南曲
天下樂音調天下樂之名尤美趣此三五日内令民相
肄變鄙陋之俗為正大之歸則賢侯奉宣聖訓惠迪我
山鄉之人厥功大矣新增八人者江革薛包小學之所
取者查道鮑壽孫出于休歙尤易感人二十四孝中婦
女見録者二人事實中亦只存一人今增者三叔先李
氏張氏庶民�子女均被觀感之化理不可偏廢也絶
句内有二處詩皆平入兹畧加移易庶可叶調其詳巳

語族姪孫材俾一一申霞惟尊照不宣

與致政汪世行縣尹書

走獲講鄉戚之好於左右者有年矣雖力學勤勤思有所立以求無愧於先人顧其才質庸猥遂用顛躓加以疾疢相仍惩尤繼作宜若退聽少徇可以遠戾然秉禮守道慕古尚賢之迂蓋猶前日不敢以艱虞而廢也用是輒有請於左右小兒壎年及成人將以是月十八日加冠於首禮必有長者主其事庶幾可以徼惠而成禮

然一鄉長者孰有踰於左右哉倘蒙惠然俯臨為之重豈惟愚父子叨感無有窮已且使觀者有所取法因以廣禮教於一鄉豈非君子之嘉賜哉專人布達仰乞尊照不宣

簡劉南金司務

僕自南歸即抱病連歲瀕危再三幸而苟活奉親課耕之餘無可道者今春忽聞老先生訃音為之驚怛痛哭不能已已繼又聞汝利不幸何天報施之逆乃至於此

但所居萬山中離府尚一日之程絶無便人無由致奠負愧萬千奠文寫成則已半歲餘矣兹因本縣楊稅宰考績北行専託附上僕病後百事皆廢道遠又無可寄者幣一端少充奠儀幸目入餘惟節哀順變以俟天定不宣

簡陸文量參政

曩在抱病蒙以所愛甫里集見寄俾為移心之具非相念之深何以及此因遂寘之牀頭坐卧與俱但滓穢之

久不能與天隨子神交上下於雲水間耳賤體今歲稍勝然猶凜凜懼其後作未老而衰固應爾也因族姪行便草草布謝向曾俯和村字韻兩絶病中有人借看失之不勝悵然華字韻詩雖存亦欲少叙數語以諗觀者今寄邸一幅不惜一揮見寄用貴山房翹首拜嘉過眀呂之重矣天氣向寒惟自愛以副遠想不具

簡提學王明仲侍御

昨承左顧獲聞高論半日不覺沉痾去體所愧病懶不

能晨興攀送以盡區區負罪負罪眼昏手拙寫壞佳卷況孔陽畏友賓之作家以此相雜誠大不倫姑以塞命删之可也猿鹿之蹤日遠後晤難期尚為斯文倍萬保嗇

復周仲瞻光禄

屏居山間幾與世隔子期來過承書問非通家契厚念不及此披誦不勝懐思所需先公行狀當時成於倉卒殊不愜意更須大筆整過為佳病後血氣衰減筆硯都

瘵未能親書託人録上草草欠莊惟心照不具

與李士敬錦衣書

僕大病幾兩年今幸獲愈康七來忽得手書且承聞三叔奄棄之速愚夫婦不勝驚怛道遠無由奔弔寄上粗幣一端少見下情病後不能作祭文惟北向引慟而已士重賢舅前同此拜意先太師得列祀典此名臣積善之徵公論久而益明也聞欲取道山鄉挾壙子北上骨肉至情於此見之日夕引領奉候車騎病來不敢多作

字惟心照幸幸

與謝于喬舊同寅

側聞令堂老夫人違養計左右孝心純至何以堪處兼之道遠不克以時奉慰負罪負罪茲因獎郡儒學生汪魯上謁謹附上粗幣一端少充奠儀乞鑒恍麾納僕自奉别以來連年抱病幸而不死筆硯都廢且值歲荒課耕度日無可為故人道者魯甚肯向學無師傅以是託書為先容讀禮之餘開導一二俾虛往實歸而餘波足

以慨鄉士為幸大矣維時熾暑千萬節哀順變以副宸眷不宣

與鄭萬里上舍

汪丞之來承惠壎子冠禮詩教愛甚厚所諭太守公欲刻新安文獻志云已一再言之似有必成之舉此乃一郡盛事僕當别為一序以明賢太守表章先哲興文善俗之功但此書僕用工二三十年别無他本又未得親會以決其事用是不敢盡發發去目録并事畧二册可

送則送須不使吾書有求售不獲之嘆乃為佳耳又聞欲整徽州府總志此亦一大事僕往時嘗有志於此蓋朱大同先生所修者出於國初倉卒之際不惟山川古跡事多遺缺至於名臣賢士有勲業文章節義者今讀其傳反若庸常之流至於不當書者却又繁冗每不欲觀之厭其失倫也若太守公有意於此必須盡收六縣新舊志仍令各縣各里擇耆儒一二人廣收博采盡數寫出然後精擇而去取之庶可傳遠若止據舊本恐勞

工費可惜又者鄉人多稱羅鄂州新安志謂無一字可動僕初意亦然後諦觀鄂州文字誠不可及至於叙事則其間大有可憾者蓋鄂州父尚書公本出秦檜門下故於吾郡名人如王愈為王黼所嫉黄葆光為蔡京所害胡舜陟為秦檜所殺皆諱而不書後來方虚谷洪潛夫稍稍辨之僕間已收入文獻志中然大同先生總志悉仍其舊則總志豈可不一整之而遽刻哉僕大病後凡此等事皆已束之高閣因論及之又不覺忉忉至此

殊可笑也承之暫歸草草布復惟情照不具

復司馬通伯憲副書

向承手教示及展轉數處乃到山齋坐是不得以時裁上今玆所得尊翰則李太守專人送至且云來使歸速始欲一布所懷而病後血氣衰減筆硯都廢將書復止者再三然惠教諄複義不得不少申一二僕自歸田連歲抱病至庚戌夏秋間幾不救矣門生子弟取僕平日猥說若道一編之屬彙次鋟梓僕葢不知也杪冬疾少間

乃始知之盖深懼出之太早必致人言可見執事之愛僕至深切矣僕生朱子之鄉服其遺教克少有立者實有罔極之恩而恨報之無所也故誦其遺書玩索紬繹頗自以為勤苦竊意近世學者類未探朱子之心及其所學胥祭何在口誦手録鑚研訓釋只徒曰我學朱子云爾僕所以深憂大懼思有以拯之豈敢藉此為二陸之地於百世之後如執事所云者哉僕又何利於二陸而犯不韙之譏於天下哉執事以是編為抑朱扶陸又

以為辱朱榮陸使誠有之則僕乃名教中罪不可逭之人而況其學之陋力之薄亦安能為之抑扶為之榮辱徒見其不知量耳然理之所在則有不可誣者但恐執事以高明之資疾讀未能終卷又未始平心觀理止欲尊朱斥陸占上風爾此正朱門高第知尊吾師而不知所以尊者觀朱子與諸葛誠之書殊使人惕然不能自已執事試取僕此編稍諦觀之曾有一字不出於朱子之自言者乎僕於中間不過提掇數語使人知朱子之

為學之觀約取知行並進故能集大成而憲來世如此使後之褊心自用者愧汗交下以求入德之門隨聲附影者不敢專一於口耳以求放心為之本則此學朱子庶幾不墜而考之當時未有互相發也惟二陸生同時且其所言悉經朱子論斷或異或同具有成說類聚而觀之求自得師云爾豈敢必人之同已哉不謂門生輩便爾公誦於人以致麈編上徹尊覽過蒙鐫諭敢不敬承但以朱子手書考之其於二陸始本異而終則同是

編所載有目者可共見也今欲縷析於明者之前固更僕莫盡只如答項平甫一書亦不審執事曾一挂目否邪然竊意執事未必不疑非朱子之筆思欲删之而後快於心耳又不知此心視朱子之心果何如也若於此處見得則必有劃然無俟乎多言者矣然僕則豈敢以區區左見而不求天下之公是哉亦徒主於朱子之手書凛凛然若耳提面命云爾執事又以朱子之於二陸平生本末細考其遺餘甚是顯白此必更有所閒得之家

傳或直以獨見判其同異雖朱子從生亦不容自主其說者切望一一示教使此身幸而不死猶得以窺見大賢君子所學之淵懿誠有非淺見薄識所與知者豈非平生之一快歟若恐為仇家之地重後世之譏此尤見所以愛僕者無已也心感心感和定山年兄佳章惓惓此道警發益多況妙於語言可以追逐餘響無由奉荅欽羨而已引領南望不勝馳情千萬為道自愛不宣

復汪進之貢魁

道理本公共如此氣駁力孱恒恐不能副所志不謂賢者卓見遂得我心之同然朋來之樂何以云喻第許與過當非所敢當是以三復珍收而不敢以示人也

復黄碩夫縣尹

鄉人方氏子田得手書并所編刻新志非相念之厚不及此聞召命在即必有過家之便奉晤可期矣平江志所載若方連雲先生真是宿輩其所著金陵紀聞如有全書轉録一本見惠用資鄙陋感感宋紀受終考一冊

侑緘情照不悉

復汪貢魁

承問欲作祠堂以奉時祀而以未能復古為憾反覆來諭則其所以致疑者蓋有三説其一謂古者祭皆自高祖以下而或者以為庶人止可祭考妣是蓋不能古者廟自天子以下皆有之謂自七廟以至一廟隨其世奉其主以為降殺而皆有夾室以藏祧主故高祖之祭自庶人以上可通而廟數則不可僭後世大儒既準之以

立祠堂四龕之制則此亦不必泥矣其一謂祠堂之制尚右似與古人昭穆之分不合此最得之蓋古者有堂事之祭有室事之祭堂事之祭太祖位南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室事之祭太祖位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東隨其屋宇寢門之制而為尊卑非眞具尚右也後世尚右之説疑因古人室事之祭而為之故朱子亦因温公之舊而未之易若朱子禘祫議則又不為昭穆左右而發尚俟他日面悉其一謂小宗法當祭自高祖以下今令

祖在堂宜以當之而於家為次適不得為後為禰此誠有難言者予舊亦嘗備考諸說蓋禮廢既久後世不能卒行幸而欲行又多掣肘故亦不能不從宜為之如伊川先生立祠堂制祭法明道子爭之以為置明道於何地和靖尹公謂立祠自伊川始且引春秋奪嫡之說應之朱子亦以為未當及答潘立之書則又謂法制不立家自為俗若未能遽變古禮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且謂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只用牌

子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然則朱子此言實足下今日之所當師者愚淺之見固不能别有所同以副下問之盛心也人還匆匆布答欠莊惟尊恕不具

復蕭昉司訓閣老孟勤先生之子

承惠老先生尚約齋稿十册披誦連夕乃知前輩大家氣充詞鬯誠非近世可及如瓊山先生所序者不勝健羡所諉後序此豈敢當況在病餘益不能上副雅意李

上舍歸專此布謝幸心照不一

與尚書盱江何公書

生自屛居故山遠蒙教愛垂示諄切中嘗一奉起居不意去人不敢逕達而返繼是抱病連歳瀕危再三賦質孱蹇無足道者邇聞謝政告歸甚駭聞聽夫以朝廷之上耆年宿德復有幾人博洽古今練核庶務可以上贊皇猷下慰士望者又復幾人此豈獨為執事一人惜而已邪然來諭所謂微罪去為幸者其先見逺識益令人

扼腕無已比日想軒從人已抵家神相多福輙因獎里吳琰訓導赴任之便專此上問小書二種附呈敢冀一一批誨庻獲自省得失而繼此請教尚多未由詳布乞倍萬調攝以副惓惓

與李世賢祭酒書

都憲佀公過下邑始知左右已在金陵會間又得聞見惠古句相與大噱不已人生出處從古到今正自如此何限如僕平日蓋亦自揣甚明正使常常竊禄亦何益

於世况中歲以來屢抱竒疾茍活幸矣他何足言所喜故人南來消息頗近停雲之思足少慰於水邉林下耳鄉友汪循前科經魁儘肯在學問上用功嘗一參孔陽又廷祥門下士也得善遇之爲佳閒中亦時時有山歌野唱未得一一求教惟自玉以副斯文至望

復汪希顔憲副

恭諗榮除近藩少俟進擢凡在親黨之末增耀多矣使者來遠辱手書拳拳至情知感何極但猿鹿之蹤安於

林野水飲木食無復餘念矣令郎大之行便謹此布謝
惟珍攝以副一道之望不具

復朱楨司訓

鄙作已整過幸依此上石其中奬助及督工人名太多
況復來者繼繼未已若盡書之只似行移體格不成文
字矣凡已書未書者俱列名碑陰最宜古碑亦皆如此
書篆就寫二汪公名銜皆學中所出表表者因之以勵
後人可也文公二帖如命增入數言冗中不及致詳千

萬照亮

篁墩文集卷五十四

篁墩文集卷五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書

與鄭萬里書

向承特書見示隱然以僕之復官當有所辭避庶幾古人進退從容之義捧誦再三知君子愛人以德其忠厚惻怛乃至於此莫知為報然竊有所陳以就正於有道者幸終聽之雖可否之决緩不及事或當有所示於後

人亦君子不屑之教也僕每以為士之出處繫君臣之大義其擇義不可以不精其處已不可以不審豈待臨時而後有決志哉自古聖賢固不以不仕為高亦不以茍就為得若程朱之所為固後學之所法也辭受之間亦惟其當而已被責不辨復官不辭載之於書可以考見夫所以復官不辭者豈以一官之得失為榮辱哉正以君上操予奪之權臣子有勸懲之典係四方之傳聞乃帝王之盛德故雖伊川之嚴重剛毅至於復官之際

無所辭焉誠以義之所重擇之宜精而非顧一已之私者也古人所以厲難進易退之節者豈謂是哉夫所謂難進易退者或禮貌之衰而不可留則去之或言不聽計不用而不可留則去之或被特召而懼其難合或受超擢而慮其非分則或再辭或終辭必得其志乃已豈姑欲從事於辭例如宋制而茍以異於人哉可辭則辭可無辭則無辭一出於誠心直道是乃聖賢為已之學豈以流俗之譏為前却也君實遠臣不得不辭晦叔世

臣不得不起豈非當時亦有輕重於兩公者而伊川以義斷之若此乎至於文公被召必遜南軒被召即行者皆遠臣與世臣之義不同也僕雖不敢上擬申公南軒然世受國恩則宜無不同者僕之無似自知甚明向以妄庸大與世忤果若人言則竄投不足以盡荷主上大恩但俾歸去其鄉今一旦復其舊官昭雪其幽枉天地之德日月之明豈特一人之私幸而已如此而控辭於義安所擇哉若稍有偃蹇則疑若出於忿懟不平之餘

恐於大義有所不可歴選先正出處之際亦未有見其可者入謝之後或驅策之不前或職業之難稱則如伊川所謂受一月之俸然後隨吾所欲者是誠在我豈敢勤公議而自取再辱哉鄉凡平素愛僕最深故敢以此言上告惟明者亮之

答汪僉憲書

近得寄示書謂僕所葺心經附註大意與道一編同且謂尊德性道問學修德凝道之大端乃朱先生定論其

攺道問學齋為尊德性所以警學者支離耳奉誦再三
知行部之暇不廢簡册所養益深所得益粹欽羡無已
僕性迂僻而獨喜誦朱子之書至行坐與俱寢食幾廢
竊幸稍窺其一二以自得師云爾非敢必人之同已也
至於道一編所葺則皆攄朱子成說書之觀者不審殆
以僕為陸氏之學每自訟何苦而必犯此不韙之譏蓋
亦君子謂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者也夫尊德性
道問學二者初學小子便能知之然皆不過吟諷於口

其能體諸身而騐諸心者盖鮮也僕不佞請試言之而
左右聽焉夫所謂尊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於天
則無毫髮食息之不當謹若中庸之戒愼玉藻之九容
是也所謂道問學者知天下無一事而非分内則無一
事而非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是也古之人自
八歲以下悉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故
至十有五歲則志氣堅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後入
大學而以格物為首事今之人未嘗有小學工夫一日

乃遽侈然從事於大學故其弊至於躐等陵節而無成惟朱子深見古人立教之意故以之註大學第五章曰始教見格致之非小學首事也知而謂之已知窮而謂之益窮皆因小學工夫已十八九而後可施格致工夫求至其極也又以之註中庸第二十七章曰非存心無以致知玩非無二字則有以見尊德性者其本也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玩又之一字則有以見道問學者其輔也大抵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

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求至其極者實非兩種也日用之間每有所學即體之於身驗之於心而無性外之學事外之理是乃朱子繼往開來之業而後學有罔極之恩者也其為門人改道問學齋為尊德性而左右以為警學者支離豈不亦有見於是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立言埀教無非欲學者於身心用功而學朱子之

學者漸失其本意乃謂朱子得之道問學為多葢非惟不知所謂尊德性亦并不知為何云道問學而道問學者何用也其在宋末元盛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録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棼起蝟興不可數計六經註脚抑又倍之東山趙氏謂近來前輩著述殆類夫借僕鋪面張君錦繡者如欲以是而為朱子之的傳咎陸氏於既往不亦過乎說

者謂朱子之學有傳陸氏之學無傳以其學之似禪也夫此道自孟子而後幾千五百年曷嘗有傳之者顧以此為優劣既非所以服人而宋元諸儒如前所云者謂其能得朱子道問學之的傳可不可乎陸氏之學固未暇論也左右謂朱陸二先生同主性善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未始不一而進為之方則不同矣夫其主性善而是堯舜非桀紂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是皆道問學之極功不知此外更有何等進

為之方誠有非淺陋可及者矣今去朱子三百年人誦其書家傳其業顧未有小學追補之功而又以記誦詞章之工拙為學問之淺深視晚宋盛元諸儒更出其下此僕所以大懼而不敢苟為異同者也陸氏之學已備道一編中而朱子晚年以尊德性為重見於書者可考也今畧舉數條為左右誦之其一語門人曰某向來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指處其一節賀孫問往前承

誨只就窮理說比來如尊德性一節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覺諸公近日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著身已此載之語録者也其一答項平父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今子静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其答黄直卿曰為學直是在要立本考較異同研究纎悉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草不可苟避譏笑誤人此載之文

集者也朱子之言痛切懇到一至於是則其所望於及
門之士與後學者可謂極矣左右試取而諦觀之勿橫
一已之見而廢聾瞽之說則將犂然以解渙然以釋亦
何俟於譊譊而後有得於心哉遠惟左右博學美才高
出鄉里正言直道增重士林嘉績茂恩不日可俟矧在
姻末注望尤深更乞於先正朱子之書沉潛玩索務得
其旨趣所在勿作一讀便了而於諸子之言亦須悉其
首尾然後判其得失考求歸宿彼我無嫌示家學之成

規踵先賢之大業區區誠不能不有企於賢者僕自牽復到京百無寸補濫塵講席惶恐奚勝以左右相愛之深不覺傾倒因風鐫諭俾得再盡所聞幸惠大矣維時盛暑良覿未由千萬為道自重不宣

寄李祭酒世賢書

僕在家即聞有令先夫人之喪擬託人致香為敬未有便者今茲北行又值老母在舟未得躬奠少盡平日交承之契遥望虞山感悼而已粗帛一端奠儀寄上几筵

用申下悃幸不見罪僕久安田野荷聖明不棄但多病之餘懶於再出出亦何補於時徒以世臣義重不敢不一造闕拜昭雪之恩異時揣分當別作進退之計爾此乃衷曲以先生素愛之深故一言之客舟匆匆不盡所欲言惟節哀順變以襄大事不宣

簡李貞伯太僕

篁墩録中欲得先生一言求之二十年矣今玆之來過蒙慨諾此豈直一時之幸而已更得親賜一書永為家

寶幸甚幸甚春秋屬詞六册餘書六册少充書府一鈘更有數用將為京中人事俟後當别印寄也夜來厚擾附此上謝今日君謙儀部家會飲又當聽教餘不一一

辭吳縣長洲史邢二尹却贐禮

在吳門八日承館遇之勤燕餞之厚非一言可罄若加贐之禮誠所不安況都憲公同年之義本欲稍得薪米少濟困途恐意不出此是以三復高情而不敢留也餘在舍姪生員曾面悉千萬加察

與沈石田書

蒙餞以新圖副之傑作明其出處加以規箴厚義高懐出常情萬萬僕以三月四日抵京口因便附此上謝所許妙染既以執筆當賜玉成不至中輟也已令曾姪奉候不能多言乞心矚幸甚

復山東廵撫王都憲景明書

遠承遣舍人追送台翰及惠書録一封非鄉曲斯文愛厚不及此東望拜嘉不勝慼慼人還專此上謝憫雨勿

匆際計左右為國焦勞尚謹起居以副輿望

復山東憲副汪希顏書

聞有登萊之行不得會叙甚切怏怏至臨清得一書知興居之詳甚連寫驛水次燈下已就寢矣忽又奉手書親戚勤惓之情何以克當第舟人多病急欲登陸不能奉候也人還專此拜覆千萬惟心照不宣

復兖州太守許同年季升書

去歲在山中聞有兖州之命不勝悵怏知執事必不以

夷險介意也然直道而行士氣益振族姪儀過家備道友朋相愛之切何以當此尊候惓惓於僕意有甚焉滋陽丞來賫到手書副以多儀登拜之際益深惭感人還專此上謝鄉墨二奩侑緘乞尊照不具

復衍聖公書

僕北上惟欲一拜闕里為快不意聞河水溢自沛縣起十日方至濟寧困途若此無復健志惟引領東望而已遠承遣使者來迓并致手書奉誦之際如接手采聽教

言不覺蹶然起立忘其委頓之勞也人還專此上謝鄉墨小書具如別緘惟尊照不具

與于千戶文遠書

祁門程進士嘗有一書計達尊聽矣卜築未完人事倥偬殊不及在家之樂況今歲亢旱酷熱公卿貴人以下渴死甚衆江南若未有也所幸閏五月廿八日一雨沾足晚禾尚可望也寒舍老穉遠託粗安凡百念親親之故早晚相規俾一獲立於寡過之地尤所望也

與敏聰弟書

小董兒來得賢弟寄書知家人無狀賢弟兩次決罰十分痛快新莊田土肯任其責非至親骨肉誰肯如此賢弟可及時令人耕種只是有勞費心今年京中大旱舉家抱病雖幸全可我亦三好兩惡做詩寫字都不奈煩手足疲困且是五十歲人又兼大病連年此後不消家人前去相擾亦不能數數寄書有事只令人來説可也祖墳亦望賢弟時時照管凡事可與鄉人和睦於官府

中尤要省事至禱至禱襄毅公指揮叔父名望如在我
與爾及中表兄弟共圖保守庶不使人非議所討諸兄
弟名字生年月想已忘之便中寄我

與南京守備蔣太監書

台翰及所惠雙幣小僕程武歸得禮意兼隆何以克當
拜嘉之際欣感無已生以四月廿二日抵京陛見之後
碌碌班行莫能上報聖恩萬一徒增慚懼而已遠惟尊
候留務多暇茂集蕃祉讜言累進邦畿奠安此非平昔

經濟之志學問之功何以臻此柄用之期當不遠也因族人志温南還專此起居無可表忱朱子敬齋箴及繫辭二新帖奉備一覽維時盛暑乞謹重調護以膺寵召不宣

與南京張學士廷祥書

歲初得水南張氏所寄書值登舟之際披誦再三知教愛良厚非言可喻僕久安田野重以多病無能豈堪再出第以世受國恩蒙此昭雪義須一到闕廷先正所謂

受一月之俸然後隨所欲者撫時揣分別作進退之策爾惟高明俯念孤陋有可教者繼此得以下示僕當奉之周旋稍得置身寡過之地以不冒儒者之名為賜大矣春秋屬辭一部伊川手簡新刻二帖付上倥偬中布此欠莊遠惟為道自重以棟斯文萬萬幸甚

與焦學士孟陽書

僕自丙午歲與執事一別迨今將十年矣遭讒被斥雖不盡同而此心耿耿期不相負於平生者計彼此不異

也到京日即奉手書惠教勤惓雖骨肉何以踰此感激之餘又因以占吾兄處困以來所養益充所造益深非尋常可及諗此道之不孤也舊歲老母抱恙兩月方愈繼而妻病半載幾危矣而幸無事今歲二月初壎子病更危三月方起而僕素以羸弱多疾三好兩惡筆硯都廢是以執事之前久缺修奉亦以天日開明請教有日小小簡牘不足以盡間闊之懷也讀禮之暇孝履支持殊令人南向傾注無已在山中日曾有心經附註一書

今取上呈中間不無舛見敢乞一一鐫諭因便示及當謹佩服以聽切劘之規也維時盛暑遠惟自愛以副友朋至望不宣

與王原常僉憲書

僕初到京僑居之日僅獲與契兄一見方圖欵敘而人事蝟興不數日間已聞旌旆西矣不勝悵悒恭諗宦履清嘉足慰遠想又於丘先生處獲觀𩠐菴老先生碑文事覈語詳眞可傳記遠奉玩誦再三益令人景仰先猷

不可復得徒切欽祗而已僕蒙恩昭雪牽復故官再入講筵無私毫補益有愧故人多矣因舍姪孫程一入蜀之便草率布此少伸起居維時隆寒幸加調攝以迓光寵以副遠望

與富溪用禮宗弟書

到京五月初召入講筵八月初召仍舊日講時節恩禮俱蒙仍舊但多病之軀舊學荒廢於主上無分寸之益祇自愧耳承寄佳什驟進可喜所需西疇處士哀輓與

積慶堂敬恕軒詩俱在明春一併寄去忙廹不可言静中思之殊不若故山之樂也

簡楊維立諭德

宋尚書汪莊靖公大猷其先新安人遷居四明為南渡名臣而友朱子平日詩文奏議之類皆不曾見其碑文是樓政媿撰亦尋録未之獲也昨聞其宗後人與先生聯姻敢乞備作一書為達此意得攄家藏者書録豈惟可以資寡陋而已盖僕近編新安文獻志凡出新安者

皆欲登載以為山川之光若公者誠不可遺也千萬幸甚

與巡撫直隸都憲張同年天瑞書

邇者於廉伯年兄處得惠書到墨君一紙小齋把玩清風襲人宛然故人在目而不知五六月之暑也未能以時布謝不勝惶恐今歲麥頗有秋敝鄉之人稍自蘇息但疫氣未消秋霜未至又不能不屢左右者之慮爾以閣下之才深達有素又加以愛國之忠孚於上下其何

事不集何患之足慮哉執事想以例不來末由良覿間闊之懷未審何日可以奉教也

與楊君謙儀部

一別惠山倏已三月班行碌碌殊不足言第恐猿鹿之蹤不能忘於林藪間耳託鈔諸書計有次第王君卿去亦有託之渠承領慨然又不審可以得力否也謝皐父文集及陶穀清暇録兩種欲有所采閱幸先畀通會吳府師尼語及琬琰遺文僕以嘗見失去兩冊原本於尊

處渠不覺起立泫然流涕悲不自勝云是祖物實藏累代更借不盡所言因託僕轉告左右乞以摹本入梓留原本還之使得逭於不孝之罪且云此事祖父被人戕賊於異鄉出於傳聞哀痛若割一旦有人言其無恙雖驚喜過望然半死半活未有定說非得一人以拯溺爲心終不濟事而謂此事非託左右不可蓋其言如此故備以相達當必有善以副仁人孝子之至望也然此恐不宜辭之貞伯但取濟事足矣冗中布此不暇識語言

惟心照不具

復陝西提學楊僉憲應寧書

公使人來忽奉手書披誦再三知左右深有意於不肖也然天下相知若左右者復幾何人以心相契固未敢公誦之耳所喜左右分憲以來文風一變不負所仰俾關西士子得所觀法且使人知儒者小録即有益於世若此斯文朋舊與有光焉表弟白質知縣賦性偏卞急屢嘗苦口殊不能改非得左右念僕之故大加警督何

以自立千萬勿以其不可教而棄外之與僕受惠均矣人還專此上謝會晤未由乞為道自愛以副遐想

與南京羅司成明仲書

去歲蒙恩昭雪韋復病散之軀豈得堪此旋聞執事入官留都大愜士望第僕離羣索居歲月滋久氣耗髪變荒廢學業不足為故人道也受一月之俸然後隨吾所欲者先指定本亦不敢不自勉爾因敝邑余生詣南雍便專此謝忱遠惟為道自重不備

簡都憲層同年朝宗

奉領雲程次第辭金二冊及華翰獲見大君子之詳及標履之介深慰嚮仰但恐筆力萎凡莫盡揄揚為歉謹當具藁庶不上浼佳紙也觀此紙時有客在坐似云齋宿節假之時未有哦詩作文之日不知與高明所見何如並以奉聞用博一笑

復廷祥學士書

邇者楊黄門南還嘗託致書緘春秋屬詞一部皆不審

徹尊聽否使來承教手書並佳扇之贈拜受感感引疾終老於先生私計雖得第人望所屬大於此者當未滿也然有益風教則多矣孤陋之蹤未有請教之期臨風惘然乞倍萬保重以棟斯文幸甚

復南京董尚矩侍郎書

兩承惠書兼和鄙詩相念之情溢於言表久失裁答負罪良深蓋緣小兒自三月來得傷寒病甚危兩月方起鬱鬱之懷近日始紓且叨祿無補而去留之間未有善

策有愧故人多矣因錢主事歸便草草布忱千萬恕督不具

答航濟川講經

承録山遊題詠及徐司空倡和之作風簷展誦殊覺灑然如在西山蒼翠間不知塵鞅之羈暑暍之惱也手卷跋尾竢過當勉為之十三日早赴北山陪祀册長老詩容歸日了還適為衍聖公題山水一絶附上亦可少見區區心事也

與族姪師魯

程謹才到一日所云整理諸書撥冗了得漸有次第待渠歸時一總寄去彥夫乃尊墓誌寄去已久彼累次書來又託孫郎中催取甚駭予意近得吾姪書云在李源十景册葉中急開取觀之始見大抵京師人事擾擾多不暇詳如此但當時行狀已不見欲添入者不知何事更得寫來為佳天爵敬之及吾姪今次提學所考如何承之亦有書來其學想益進矣蓋進學多在靜中體之

可驗也諸不能悉惟以時加策以副遠懐

與致政學士江東之書

奉别不覺十餘年世故鞅掌無足為先生道者蜀中人來恭詢道體安好甚慰斯文老成在者幾人不能不遠企清風而悵瞻承之無從也因何同知郜章赴官專此維時臨冬惟自愛以迓多祉不具

復巡按雲南都憲張同年汝欽書

邇承手書見示奉誦再三如接風采聽緒論不知睽違

二十年之久也且諗起居清吉邊閫寧謐俾聖天子無有厥憂足占所學益用加歎歐陽僉憲書蒙諭已徹見區區心事無容再贅也側聞公論久在老兄均勞之召旦夕間爾領教有期慰渴殊甚使還專此答謝鄉墨二笏侑忱惟尊照不宣

簡祭酒林同年亨大

承借東萊集舊本所補校者不獨入閩録一篇而已專吏奉納并借餘者俟總校過轉送國監補刊嘉惠後學

功有所歸知必無靳也

簡學士李同寅肎之

賤體於趨走拜起皆不相礙但痰嗽一作即牽絆作闕不相能方貼膏藥及服煎藥未見如何明日不免扶疾入朝承軫念下問不勝慰感專此奉復

復巡按南直隷何都憲世光書

去歲魯令小僕隨董侍郎南歸因付一書計達尊聽久矣使來復荷書見慰相念殊深感感近屢見當軸者備

道左右化邑時事皆可推行列郡新安雖狹小不足展布然亦當在惠澤之下非特一人之私而已僕五十無聞濫塵講席何補聖明徒負竊禄之愧不足為賢者道使還専此布謝維時春首百冗相仍逺冀倍常保重以副寵眷不宣

復青州徐中行推官書

徐佐來得孟秋二日燈下書及白丸子一裹収訖承聞署印刻冗酬應不暇初政值此誠若不堪然便能受知

上官大服民志上下交孚足占所學喜慰無量更得始終此心知舊之望也今歲進表官回嘗有二書一達巡撫公一達憲使公雖不足為左右重輕亦少盡故人之情而已僕血氣加衰百無所益思就閒局以了此生餘無可為故人道者南金春官必時時相見轉致一言殘暑尚炎惟自玉以慰遠想

簡刑部楊主事志仁

文懿公傳久未能脫稿正以事體重大非敢故為稽緩

也然亦在數日内求教更乞以此意轉語秋官不罪幸甚文稿六册諸經說六册雜稿三册今具數於右暫留者悉明註在下容次第納還先此申覆

復王庶子世賞

元吉賢姪來得手書備悉甚慰甚慰第先生在遠不知舊歲事體宜有未相值悉者也盖僕到京師值老奸謀將復起羣喙觀望交訩之秋僕殆如一霜葉舞於風中亦不自料可至今日大抵士風之詭視往時更甚數倍

自去冬來老奸既斃交訟者始寂然退聽先生入揔適當其時公論大明聞者咸喜盖福人為事常與好光景相會與羈人劣夫大相懸絶自然如此所大喜者通家故人同被誣枉次第昭雪可藉手以不辱先人誠主上莫大之恩無力可以圖報焉耳元吉來值壙子病危甚以此其至失照管計不為罪文書到日幸早收拾北來不審老夫人就養否老母暨拙荊皆屬筆致意先生未來時璦山翁每見必汲汲其為賢者惓惓至意亦不可

不知也惟千萬保愛以副遠想

復詹存中簡

近得寄來書并佳作及糖糕法藥一一收訖第到京之後公私交冗殊無一刻清思未能和答徒馳情於流塘上下山水間耳吴汶兄處人便草草布復其心事自具其書并附去惟賢父子始終其惠庶僕亦少分其作伐微功不虛叨其醞醁可笑也天寒筆凍不能盡所欲言遠惟心照不悉

與致仕邊侍郎先振書

一時交遊屈指無幾暌違之感計同此心也錢指揮往來備詢起居佳勝甚慰僕再塵班行無所補益況多病早衰旦暮間亦思歸耕瀛東奉晤之期可預卜也因縣尹便中草草布忱天暑方熾惟保愛以迓多祉

簡付諸庶吉士

詩家所謂穩熟者正以其措意寫景用字押韻處自有警策不鑿不竒非聊非粗著已而已節目如此願諸友

更加進步不但取足於此乃為貴耳

簡賓之學士

連日坐冗未得再慰又值齋禁不勝歉然硃墨一函先奉去備用源續因喪其族人司正君給假未來來即叩夏布所售之處專人另報也三先生二十五日進講時已嘗亦皆戚然問其詳失於返命幸恕天氣寒煥不定惟早晚節哀自愛未間

簡學士陸同年廉伯一

藝文類聚傳寫不一轉加猥冗得執事鉛槧餘力手賜校閲理淆為整俾觀者免於厭煩為幸多矣謹當什襲以示後人知前輩作事可法而草草者可戒也伻還專此上謝山谷全集聞濟之言鈔録亦在數日可了隨當取至奉覽未間

二

尊諭以醫戒省事寡言以是不承數上候問日想益佳勝可出矣送徐都閫詩聞得已有藁千乞檢畀三五日

内送去老者相促頗勤故也會孔暘樂用廷圭三同年
釀禮四錢五分送士英京兆處專此付告說郛久淹奬
館負罪負罪納上計三十八用幸付典籖餘容面謝未
間

三

歲晏春首人事相仍屢失候問聞貴恙漸減第未灑然
脫體恒切懸懸鄙意欲尊候命人徧召諸醫與鄉戚友
朋從長面計証當孰先劑當孰急自加斟酌庶治療有

歸一至當之論而勿藥可期也恃愛之深義踰骨肉不能不盡布所懷惟照詧幸甚

復致仕閣老尹先生書

吳尹來承台翰示下披誦再三如面光霽奉教言慰感無量生荷聖恩昭雪到京百無一補邇者又徼冒進官增愧無已所需文字本非敢當但均意所屬亦不敢辭也吳尹行急連夜併成殊不足觀尚念門下之故大賜筆削庶可登梓不然棄之可也千里相望不敢盡所言

惟倍萬保嗇以副顒望

復學士于喬書

伏聞令尊君繼太夫人相棄捐養令人怛然况在純孝何以堪此顧主上加念舊人卹典優崇可無憾九泉左右亦當體此節哀勉圖大孝為慊耳令郎來京示書及厚儀收訖感感僕自昭雪復官以來無絲毫補報於聖學比者乃僥冐進官益深慚愧莫知所以為報也令郎南歸謹泉薄賻一封奠章一通付上外素幣一疋少充

瓣香之忱遠近相望言不盡意惟照詧不宣

簡復馬少卿宗勉

承見畀食經諸方在寒舍始踰年百不及一與在尊處無異近始録完此方不知何人所傳乃爾不售奈何奉還一笑適又承遍和諸詩詞翰並佳附此以謝

答福建憲副司馬通伯書

遠承惠書及嘉幣一疋登受之餘愧感愧感僕自前歲荷主上昭雪再塵講席無絲毫補報載進官階實出非

分所冀故人時加策勵庶免悔尤而來書奬予過厚令人赧然不已側聞憲節分駐海上時清多暇德業日新甚慰但向得手教云曾有長書託雲谷總戎見戒竟無下落倘獲檢出舊稿書畀得終教愛之意幸孰大焉專此布謝惟為道自重以迓多祉

與汪大參親家文燦書

遠承遣使惠書侑以賀儀過厚登受之餘愧感愧感僕自到京無絲毫上報聖學荷蒙優寵僥進官階實出望

外所兾至戚不棄迂左時加誨策庶免悔尤而奬子過厚非所望也老母及拙荊兒婦幸粗安不勞遠念人還專上謝萬一良覿未由乞自愛以迓多祉

簡宗伯倪同年舜咨

此璇璣圖本得之衍聖公者止讀得二百六十首近有人寫惠一紙亦讀得二百六十首今奉觀但寫頗精緻欲作一卷乞分付録者勿點污發還幸幸尊處卷俟暹日納還未間

與河間謝太守道顯書

王地官來承語及郡志此久闕之典得高明垂意誠一邦之幸也河間雖古名郡最受兵燹文獻無得而徵僕每於傳記中有見即録出日積月累頗多因北奔走願莫之遂若果欲成之當勉自効以副雅意但須將各縣舊志畧命士人取修後數十年事跡無憚繁冗可一併寫來庶好采取以備成書也匆匆不盡所言惟尊照不具

答仇東之教授

承問胡氏繻葛倒懸之説此在春秋周桓王奪鄭莊公之政莊公不朝王牽諸侯伐之戰於繻葛王師大敗鄭人射中王肩蓋自是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左氏所謂周鄭交惡如敵國然故胡氏以為戰國之漸倒懸者倒置之義也暑熾目昏未暇詳檢彷彿記是如此雨後稍凉不惜見過閒叙為佳

復劉都憲時雍書

遠承惠手劄及新書副以厚儀禮文過情汉訖感感第病散之軀無絲毫上補聖明僥冒進官增愧而已修河之疏憂國愛君不負所學公論翕然文懿老先生為不死矣扶持善類自處有人非左右之憂也人還專此起居兼致謝忱惟謹重服食以副士望不具

復通政強同年廷貴書

遠承汝欽汝問來得先太夫人之訃及尊候孝履支持且以誌銘見託本不敢當第鄉邦小子諗聞慈淑之行

理宜有述而筆力委凡不足以發揮萬一負愧多矣茲因舍親趙守禦家人便附上粗幣二疋煩致几筵充瓣香之誠稽緩不罪惟節哀順變以襄大事未間

簡皚東白善世

所欠觀音閤記已久非有推托直以旋讀佛書欲少窺一二然後著筆庶不取笑觀者況所許楞嚴等經亦未見惠到故一遲至此耳日昨已將求文帖子置案上只三五日决然掇拾付還更不能破調自增業障也

簡陳師召太常子貢士舉

賢友來京不得從容少叙迨今耿耿令尊老先生之喪無以用情輙裒賻少許并奠文一通寄上見久要之義耳愧不腆也哀輓序未及稿呈值老親抱恙日夕憂懼容録寄上惟不咎稽緩萬萬

與太傅殿學慎庵徐先生書

自前歲詣闕下拜辭而南仰竊尊庇幸獲襄事顧終歲抱病幾殆者數四不能以時奉狀負罪萬千計盛德海

涵不責禮於棄人也北望元台無任傾注專人上謝幷候起居卹典記二紙貽範集一部六冊附上所賜銘文謹已刊入增輝家乘感極涕零第在倚廬莫知所以為報耳瞻覿末由遠冀倍萬保嗇以副海內之望不宣

與李遜學

前歲京師承惠奠禮哀章坐病未能裁謝久之聞有江右提學之行頗為駭異詞林作養幾人而轉用之若此左右固不以內外崇庳為欣戚也邇者修書之命下臨

苦塊既非其人又非其時已具疏報辭矣因便輒一言之遠惟清照不次

與大司馬馬先生

敏政不孝釁鍾先妣荷蒙台候賜奠賜賻兼與復奏給驛而南存歿之間感戴何極第不肖抵家抱病終歲不克以時上狀申謝負罪大矣茲者忽奉詔命驚惕不遑此實台司存念至情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専人北上俯致謝忱并布哀悃惟時盛暑乞倍

萬保㫖以副海内之望不次

與楊介夫侍讀

遠聞邸報進輔儲極雖苦塊中未敢輒與慶事而吾道增輝甚自慰也茲五月下旬忽奉詔旨俾當書館總裁之副為之驚惕不能已已是雖台司眷存美意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之便一布之有可致力處為僕一言尤見至愛也

與趙太常

奉別不覺兩易寒暑每京師人來恭詢老先生起居加健及諸位賢舅並臻佳裕甚慰遠想第僕抵家無日不病近日患疥不能動履惟理簡冊以度時日不足道也副總之命驚惕殊甚況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專令程戎詣京事在面白本府奏繳開壙文冊亦望拜該科該部大人處一言青目為感汪玄錫十分聰明已送入休寧縣學敏亨敏庸及塏姪俱送入學朱儀于恩俱送歙學僕在家止幹此一事雖不知日後成就如何

然使之周旋禮義之場少得寡過以不墜先業亦云幸矣弟媳母子俱安好不勞遠念也老先生前不另書乞道言萬萬

書與仇訓導

歲前得手書見以東之為名甚駭急啓而視之乃知有易名之説字遂翁矣否極必通遂將自此始乎僕自抵家棲息山堂編刻新安文獻志千餘板幾定第衰病轉作不時又無可相告語者思得遂翁來一講快何如耶

倚廬聞召不勝驚惕是雖台司記存之美意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令程戎入京草草為此舍親處新刻道命録一書附上不必多示人也

與白司寇先生

僕扶櫬南歸荷蒙台候賜奠至再慰諭勤惓非鄉曲愛厚何以獲此第苫塊餘息抱病終年不能以時上謝負罪深矣適者忽奉詔旨使當書館總裁之副為之驚惕不能已已此固出於老先生記存美意然在不肖則豈

敢當為是專令家人程戎入京布此哀悃惟賜一言俾得終制而後供職則公義私情庶幾兩盡可否更乞賜教為幸未由良覿乞倍萬保嗇以副㝠眷不次

與傅亞卿書

奉别既久屢承致聲抱病經年未能裁答計執事汪度不責禮於苫塊之鄙人也倚廬聞召驚惕不遑此實台司記存之美意但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恃愛輒一言之墨二奩侑緘惟尊照不次

與楊學士

邇得手教及奏藁諷誦再三知左右為詞林增氣若此争坐之帖臺參之書當傳其内一事而占之則他日柄用又可知也僕抱病倚廬無復世念忽奉召命驚惕不遑此固左右推引之美意然僕尚在制中既非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專此布悃進講之暇諸老先生之前一言及之俾得終制而後供職乃至愛也逺惟心照不次

與林祭酒書

僕自前歲秋拜辭而南一向抱病殊無寧日荷蒙先生不棄屢辱賜教雖骨肉無踰此僕雖至愚豈敢不自厲以上副至意耶邇者恭諗晉亞秩宗少慰士望而先生方以為憂私竊自念先生之憂固僕之憂也副總之命下臨苫塊僕豈承當又恐轉喉觸諱其取憂有加於前爾家人程戎北上專令進謁用致遠忱惟鑒納不次

與周司徒

邇者恭諗榮拜渙恩司邦政兼復令嗣高躔世科斯文之大慶也顧在倚廬未敢輒與慶事尚竢異時總布下悃而汪度海涵反辱手教及名香佳帖之惠通家契分有加於前登拜之餘慚悚殊甚僕自南歸即抱疾墓左無復世念不謂台司曲賜記存俾當書局但非其人又非其時也輒因家人入京之便專此布謝惟尊照不次

與徐司空書

敏政不孝釁鍾先妣荷蒙左右念及通家曲感賜葬之

典義踰骨肉稱報無由耳惟有銘刻而已恭謚正位六

卿士心允愜第在苫塊中未敢輒與慶事姑竢到京之

日少展此誠倚廬聞召驚惕不遑况僕尚在制中既非

其人又非其時也因家人入京專此布謝遠惟尊照不

次

簡顏通守

考郡志宋國子祭酒汪公澥其先歙人徙居旌德兹僕

編刻新安文獻志欲附入之惜其制作遺文行實碑誌

之屬莫得而詳也乞委旌德令君詢其子孫一録見寄使先朝名賢光遠有耀俾無遺珠之歎非斯文之幸歟刻梓垂成得便拄意萬萬

與師魯姪

士之出處自有定分以師魯之種學績文豈在人下而秋試乃不得預謂非命可乎然亦盡其在已者以俟天定而已戴寳之李彦夫亦嘗遭此不必遠引也

篁墩文集卷五十五